

# 大家

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

2014

DAJIA ·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 
SHUANGNIANZHAN ZUOPINJI · 2014

主编 许晓生

## 林 墉 卷



安徽美术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# 大家

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

/

2014

DAJIA ·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 
SHUANGNIANZHAN ZUOPINJI · 2014

主编 许晓生

## 林 墉 / 卷

安徽美术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大家·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. 2014 /

许晓生主编. —合肥: 安徽美术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398-4881-5

I. ①大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中国画—作品集—

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30683号

主 编 许晓生  
选题策划 马 涛  
出 版 人 武忠平  
副 主 编 林润鸿 詹伟杰 王 艾  
责任编辑 赵启芳  
责任校对 司开江  
校 对 安晓利 吕 哲 陈 琳  
陶美坚 熊宇红 何丹萍  
整体设计 广州鲁逸  
装帧设计 罗炤娟  
责任印制 徐海燕  
编 务 林少伟 何振华 徐辉龙

大家·当代岭南中国画双年展作品集·2014

Dajia · Dangdai Lingnan Zhongguohua Shuangnianzhan Zuopinji · 2014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美术出版社（<http://www.ahmscbs.com>）

社 址：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14层

邮 编：230071

营 销 部：0551-63533604（省内） 0551-63533607（省外）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广州百思得彩印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4年3月第1版

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 mm × 1092 mm 1/8

总 印 张：140

印 数：3 000

书 号：ISBN 978-7-5398-4881-5

总 定 价：1360.00元（共20册）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。  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  
本社法律顾问：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

林  
壩  
Lin Yo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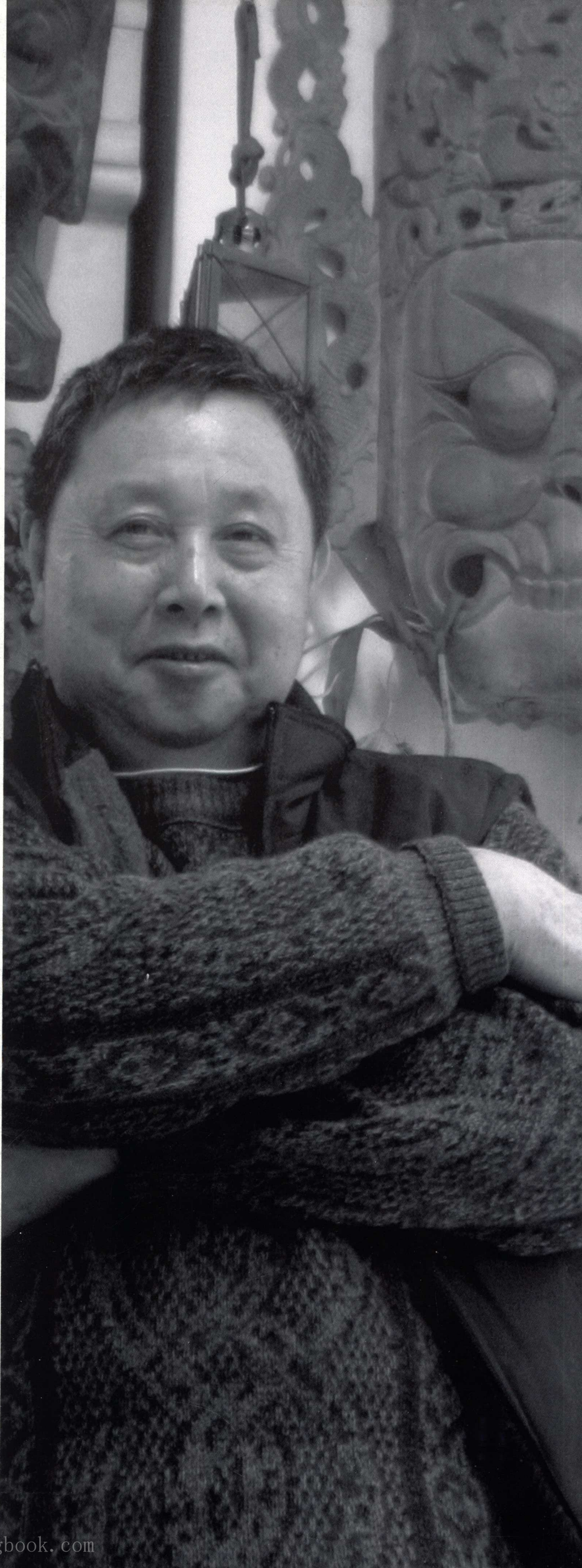
# 林墉

Lin  
Yong

## Profile

### 个人简介

1942年生，广东潮州人。1966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、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、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、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、国家一级美术师、广东画院专业画家、广州美术学院院外教授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## 画语录

EXCERPTS OF ARTIST'S WORDS

撰文 / 林 壖

02

## 对话林壖

DIALOGUE WITH LIN YONG

受访 / 林 壖 采访 / 当代岭南

08

## 性情、趣味的林壖

LIN YONG'S PASSION AND TASTE

撰文 / 陈履生

30



# 画语录

## EXCERPTS OF ARTIST'S WORDS

撰文 / 林 壖

画画这件事，实在只是个体体验；即令通病，可服的无非成药而已，未必都生效。至于评画论画，大都是岸上观鱼、楼中望月。鱼该怎么“鱼”下去，月又何从“月”过来，是并不全说得鱼味月光来的，就连都是画中人，评头品足起来，也无非善良地以己心度人腹，尺寸总出入，哪有准镞所在！

但，实实在在的是，画其实总是画给不画画的人看的，因而我倒是很看重不画画的人对画画这桩事儿有个怎样的想法，并一直不以为这样想而后悔。我愿我的画有凡夫俗人的温度在！毕竟，我不敢，也不想高踞父老乡亲的视野之外。

佛说：要有平常心。我信！

人之常情，物之常态，都在我关怀之中。

予一切以傲然，视一切为卑微，郁郁标高，旷世独目，自是有风骨，亦合历来礼赞。至于我，先前有过这种豪情；岁数大了，烟云过眼，黑白看尽，倒是怯怯。看有人走入庙堂，煌煌耀眼，亦好；有人走入古人山林，逸逸照人，亦好；有人扎寨立杆标旗，猎猎迎风，亦好。我想，我倒只是走入芸芸凡俗，心里自以为方才实在些。高士雅人在山尖即令想救我，我可也实在走不动。

画画，历来都有潮。潮起处，是新潮；潮起潮落，就成风。这风，就老吹。吹来吹去，涨来落去，岁月真真蹉跎！而树要成果，就得这么迎风送浪，顶日望月，春去秋来，才得个个金果！你道不饶人的岁月浪潮，那份萧杀，实在是多了多少坎坷！

画画，就技巧而言，是可观摩的，是可互相斟酌的，而就画中想往追索的那份味道，却实在没有观摩的可能与互相斟酌的必要，谁知哥儿肚里怀的是什么胎？茫茫草原，宽宽江流，放缰划桨，天地那只一条缝。

风格，可追求吗？只按市面的伟大、豪迈、厚重、雄浑、深沉等来浇铸自己，极有可能面目全非，但倘若自己确是有些伟大、豪迈、厚重、雄浑、深沉的话，倒还可以追下去。不然，只是按自己真真切切的起点，哪怕轻微秀薄脆慎细，也是可以出苗、长叶、成木的。毕竟，那可是一木独秀，没有雷同的覆辙。

最久远的绘画，想必十分单纯，只一味想把心中的激越画成给人看，一起来共享那份快乐而已。如今，我真的很想就这么单纯地与人来共享一份愉悦。至于有人把我看成俗人，我倒真真不因此就不做俗人了，要知道，世上俗人挺多，俗物更多，要真真不俗，谈何容易。怕就怕的是，穿上薄薄雅衣，吃过俗俗鱼翅后，刚刚抹完嘴，即刻雅得神化样，那可才真是酸腌咸菜！我只说我，绝不愿酸腌。

想来，我才只不过把我看到过的那生命的、青春的魅力搬上画面。半只秀眼，丰神一瞬，没料到却就冲走了雅气，掉落下格，我以为我不只这么脆弱。

我走，幸好有俗人与我同行。

却憶當年妃子  
笑紅塵、醉過長安

甲子製於寸石

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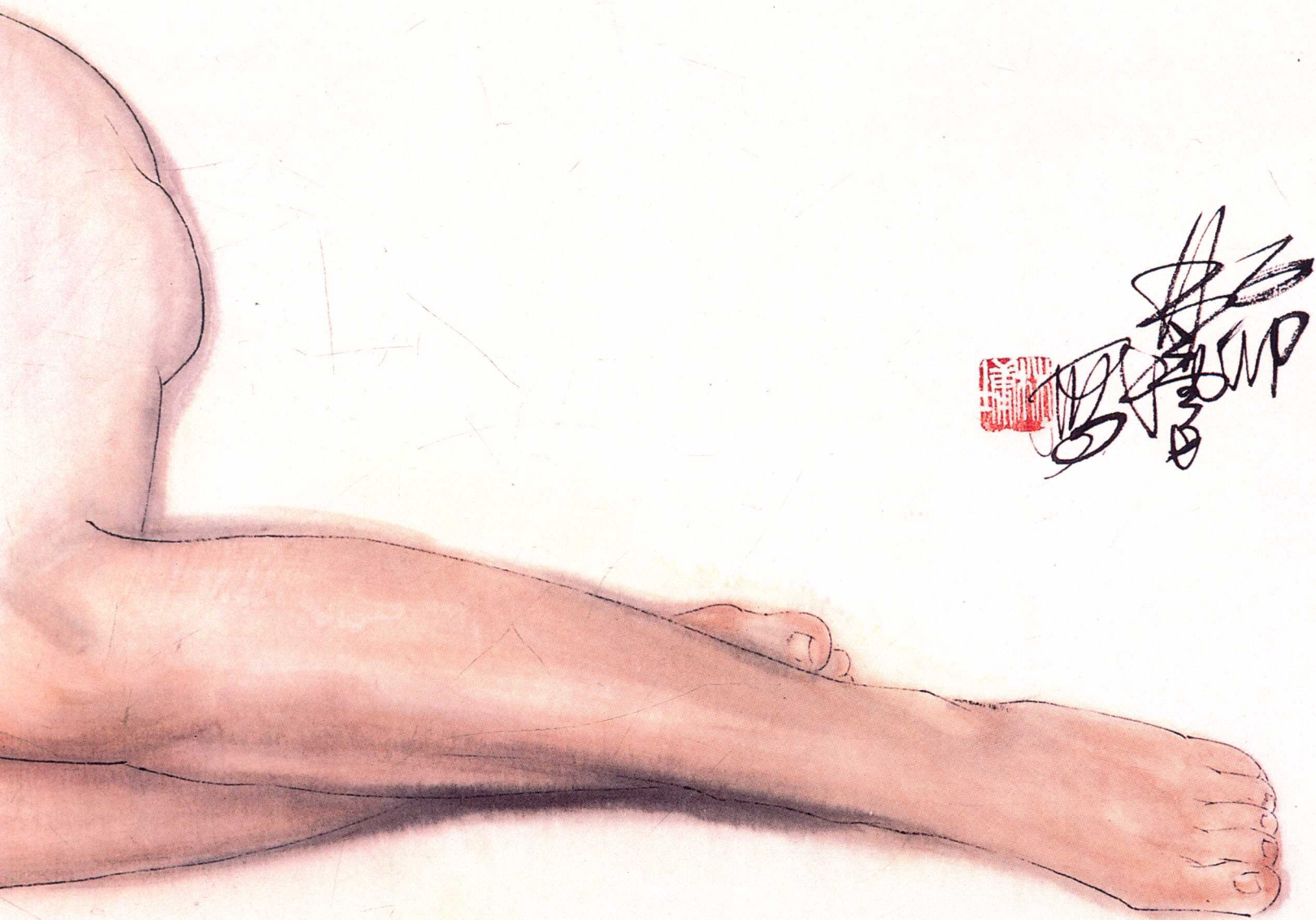


人体

68 cm × 122 cm

纸本设色

1999年



林壖也有部分作品可以被称作“唯美”的。这个“美”有着林壖强烈的个人风格，以至于这种“强烈”构成了他的“美”的恣肆张力，迸发着“强烈”的扩张性。他可以毫无顾忌地让那个大美人的眼睛瞪得你心惊肉跳，也可以让那些女人体上的线条飞动起来，如云如水，如梦如幻，更可以让画面的色彩大红大绿、大黄大紫，令你疲倦的精神不知所措。这就是林壖的“唯美”，一种强烈恣肆的美，一种让你不得不记住它的存在的美。

——王璜生

白天鹅

97 cm × 72 cm

纸本设色

1980年



# 对话林壅

DIALOGUE WITH LIN YONG

受访：林 壅 采访：当代岭南

（以下访谈内容林壅简称“林”，当代岭南简称“岭”）

岭：您在当代国画人物画方面的成就非凡，在国画人物、山水、花鸟这些分类中，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了人物画作为研究重点？

林：对我来说，这个问题一直都不存在。我开始学习绘画时主要学习素描，进入学院之后，就专门学习中国画了。当时的中国画系没有将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画科分开，我个人的学习也一直没有把这些画科分开来。客观上说，我的画以人物画居多，大家见到的大多数是我的人物画。实际上，我也有画山水画、花鸟画，甚至用其他画种的工具作画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比较随性，兴之所至，就连续画一两个月才觉过瘾。

岭：现在的美术学院教学统一以素描作为训练造型的基础学习，有人认为这给中国画系的学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，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？

林：对我来讲，素描是初学画时老师教授给我的绘画方式，也是我绘画的起点。在美院附中时，老师对我要求很严格，因此我的素描基本功很扎实，至今我的画作中仍能看到素描功底的痕迹。素描的学习对我影响很大，之后的学习也没能让我改变素描的作画方式。我的创作是在素描的基础上发挥的，它是我一切绘画的基础。

对于素描，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，有人说素描非学不可，也有人说学习素描害死人。在我看来，大概没有“害死人”这种说法那么严重。素描对一个人影响的好坏，不在于素描本身，而在于这个人如何去运用它。按照我的理解，任何一种绘画模式，只要控制得好，都可以产生效果。素描对我的中国人物画创作没有危害，反而起到了促

进作用。因此，不管选择何种工具、模式，关键在于如何去运用。选择适合的工具、模式作画，掌握它在绘画上的优势，能更快出效果。像我的大量插图是用钢笔所画，很少人用钢笔画插图。我选择钢笔，一方面是因为它使用起来很方便，兴起便可拿起作画；另一方面是因为作画时我能较好地控制它。所以钢笔是适合我的绘画工具。如果觉得某个工具“害死人”了，那一定是没有选好适合自己的工具，没能掌握它的优势所在。因此，工具没有优劣，全靠个人控制。

岭：您先后去过三次巴基斯坦和两次印度，到访过泰国、新加坡、日本等亚洲国家，您为何对东方的文化艺术如此情有独钟？

林：对于我们中国以及印度、埃及这三大文明古国，我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，很容易被有关于它们的事物所感染、所吸引，比如音乐、民俗风情。我和印度、巴基斯坦很有缘，在十二三岁时听到那首《流浪者之歌》（1951年印度电影《流浪者》的主题曲），年少的懵懂之心激情澎湃，从那时起就特别想去那边看看。每个国家的音乐都有一种属于它们自身的美好和动人之处。我一直很喜欢印度歌曲，每每听到，总会感动，就像来自远古的声音在耳边回响，印象很深刻。在三十五六岁时，我终于有机会去印度、巴基斯坦，可以想象这种等待了十几年后实现梦想的急迫心情。从印度归来，我先后又去了三次巴基斯坦，却仍然觉得没有学够。后来想到埃及走走，因为身体不好，到现在还没去。

我也去过欧洲，但不感兴趣，还是古国对我的吸引力比较大。我留下的画作中大多数是对这些古国的印象。所以，画家不一定要找一个最富裕、最繁华的地方去作画。去什





在巴基斯坦。



玩陶艺。



在“林墉、苏华访问巴基斯坦写生画展”前。

么地方作画，这对画画来说没有好坏的影响，关键在于你对那个地方有没有感情。若是有感情的地方，你更容易发掘出它的美好，在画面中表现一些感性的因素，使画面更丰富。对应该去画的事物没有感情，即使它有很多可画、可表现之处，你也无从下笔，所以应该一点点地培养自己对事物的情感。例如，我在中国成长，对中华文明的热爱；听印度音乐，对印度文化产生的兴趣，这些就是我从小培养起来的对古国文化的情感表现。如果你对某件事物越来越有感情，作起画来就会从容很多。

岭：您提到您对印度、巴基斯坦音乐的喜爱，那些音乐似乎是您对印度、巴基斯坦文明产生兴趣的起点。可以与我们谈谈音乐对您的艺术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吗？

林：我十来岁的时候，经常可以听到一些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音乐。我对那些音乐很是喜爱，内心很容易受到它们的牵引，以至于后来形成了边听音乐边作画的习惯。在画某个题材的时候，我喜欢找一些跟这个题材有关的音乐听一听，增加对这个题材的创作感情。

音乐与艺术创作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是非常特别的，音乐挑动人心，而绘画由感情而来。有些人说，画画一定要有安静的环境，而我是属于不喜欢安静的类型。我倒很喜欢作画时听点音乐，包括中国古典音乐、潮汕音乐、印度音乐等，这样能使音乐与绘画互相渗透、互相促进。

岭：您到巴基斯坦之后，当地的哪些事物最能激发您的创作灵感？这些灵感是怎么产生的呢？

林：我觉得画画主要靠的是积累。虽然我们经常提灵感，

似乎认为灵感是突如其来的，一下就钻进心里，但是在客观上，灵感的激发需要依靠素材的积累来完成。如何画好一个题材，首先要经常地、不间断地累积有关素材。去巴基斯坦之前，我有过一个漫长的素材积累过程，搜寻了一些有意思的画、印刷品，再把它们画下来。这样每天坚持，我对巴基斯坦就有了很清晰的印象。这种方式就是我的绘画积累方式，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，就会产生另一种效应，那就是灵感。因为事前的积累，后来到了巴基斯坦，眼前的实景和脑海中所积累的印象相互碰撞出火花，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都能激发我的灵感。我画了很多关于巴基斯坦的画，但不是随手所画，而是我真真实实地有感而发。在我看来，要画出一幅好画，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，还需要主动地寻找，把灵感与积累这两方面主动联系起来，最后才会呈现出耐人寻味的画面效果。

岭：您的异域题材人物画创作至今没有间断，以巴基斯坦为例，您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创作的巴基斯坦系列作品，风格异于您早期的写实作品，而在您之后的异域题材创作中，是否延续了这个时期创作的某些元素呢？

林：实际上，我对印度、巴基斯坦的感情不但从未随时间消减，反而愈加深厚了。我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，在我的心里一直还保留着那份对印度、巴基斯坦的新鲜感和激情。每当想起或是看到有关印度、巴基斯坦的事物时，我的脑海里就会产生新的东西、新的感受，所以画面中有延续之前的创作元素，但更多的是增添了新的元素。有些画家的画，让人感觉灵感已经枯竭了，这正是因为丢失了对事物的新鲜感和激情，画面中留下的都是旧的东西，没有创新。



2001年病后画大画。



夫妻合影。

有人问我，为什么可以把印度和巴基斯坦系列画得这么好？有很多人 also 去过印度、巴基斯坦，但他们回来后没有画出精彩的作品。有些人也去了好几次，拍了许多照片，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。甚至有人说，在印度看到的人很丑，风景也不好看。确实，印度给我留下的不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形象，但在我心中却存在着一个美好的印度形象，它占据了我创作的百分之五十。当我将心中的印度和现实中的印度糅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产生这种效应。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，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个美好的追求，这要用绘画去表达，要不然他为何要画画？尤其像我已经70岁的人了，不画也完全可以，但心中有一个美好的事物，想要表达给世人看。那些从印度、巴基斯坦归来，却画不出好画的画家，一定是缺少了那百分之五十的美好理想，所以创作不出新颖的画作。画家作画不应只局限于眼前的事物，而要把自己内心的感觉融入画面中，这样才能源源不断地创作出真实的、美丽的画作。美并不等同于漂亮，这两者有一定的区别。漂亮是好的，但是只漂亮还不够。美包含了由内心散发出来的美好激情，这股激情需要画家诠释出来、表现出来、画出来，这一点我认为很重要。

岭：您去了多次印度和巴基斯坦，我们知道那边的宗教文化很繁盛。您对当地宗教文化有何看法？它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？

林：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宗教的多样性，是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。虽然我们中国也有不同的宗教，但数量并不是很多。在印度，目前有分量的宗教有30多种，加上小的宗教，能达到50多种。各种宗教都要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生存，这使当地的社会情况相当复杂。几十年前，印度人就已产生分裂，左右两边变成统一的宗教，但中间这一块

依旧各种宗教混杂。最典型的是一个以信奉老鼠为主的宗教。信徒们会饲养老鼠，每当教徒见到街边的老鼠的时候，就会给它们粮食吃。信徒看到老鼠长得白白胖胖的便觉得很高兴，因为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中老鼠是神灵，让神灵过得好能使他们的心灵愉悦。还有各种其他的崇拜，如信奉火的宗教、以莲花为神的宗教等。宗教本身的魅力太宽广了、太深厚了。你如果花时间去研究宗教，就会发现宗教的多样性直接影响着艺术的多样性，它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，与艺术紧密相连。到了当地，就会发现那里不仅宗教种类繁多，其音乐与绘画方面的种类也多种多样。每个成熟的宗教都有自己的造像系统，宗教越是丰富，它的艺术就越是繁荣。如果以宗教与艺术的关系作为专题的话，将会是一个很大的专题。

我一直很喜欢宗教，总是会被它吸引。到了印度之后，我发现宗教原来可以多样共存，这对我的创作理念产生了新的启发。宗教是印度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，也是最为出彩的部分之一。如果你对他们的宗教理解得越深入，那就有越多精彩的东西可画。从艺术的角度、宗教的方面去画，可以表现的东西太多了。至今还有很多东西我没画出来，可以一直画下去。在我的有关印度的画作中有许多宗教的元素，其中画面中的人物的动作就包含了某种宗教的意义。所以对当地宗教的理解，能使我的画更贴合当地风情。

岭：您常画女性题材，为什么您比较偏爱这类题材？能否从艺术技巧本身谈谈您艺术创作的某些经验？

林：我常画女性题材，这些美好的女性就是我的艺术追求，我对她们的美好是有动感情的。这不是说不能画男性，但是我看着他们不会动感情，所以就画不出好作品。